

飲冰室文集

二

飲冰室文集卷二目錄

丁酉集上

論女學

一葉

論幼學

八

論譯書

二三

學校餘論

三五

史記貨殖列傳今義

三九

論金銀漲落

四九

治始於道路說

五五

飲冰室文集卷二目錄終

飲冰室文集卷二

丁酉集上

新會 梁啓超 著

論女學

孟子曰。逸居而無教。則近於禽獸。痛哉斯言乎。執一人而目之曰禽獸。未有不色然怒者。然信如子輿氏之言也。則今日之近於禽獸者。何其多也。海內之大。員其首方其足之種。蓋四萬萬。其名之爲農爲工爲商爲兵。終身未嘗讀書者。殆一萬九千萬有奇。其名之爲官爲士。號稱讀書者。殆數百萬。其員其首而織其足。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。而自古迄今。未嘗一讀書者。凡二萬萬。不甯惟是。彼之官焉士焉農焉工焉商焉。而近於禽獸者。猶或以禽獸爲恥也。此之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。而近於禽獸者。豈直不恥。迺羣天下之人以爲是固宜然耳。嗚呼。豈不痛哉。豈不痛哉。梁啓超曰。居今日之中國。而與人言婦學。

聞者必曰天下之事。其更急於是者。不知凡幾。百舉未興。而汲汲論此。非知本之言也。然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。則必自婦人不學始。請備陳其義以告天下。

一義曰公理家之言曰。凡一國之人。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。各能自養。則國大治。其不能如是者。則以無業之民之多寡爲強弱比例差。何以故。無業之人。必待養於有業之人。不養之則無業者殆。養之則有業者殆。斯義也。西人譯者謂之生利分利。卽吾大學生之者衆。食之者寡之義。口口口口口日食訓蝕謂耗蝕也筭子曰。一夫不耕。或受之饑。一女不織。或受之寒。此非空言也。蓋合一國之人民物產。而以決疑數術。盈虛消息之。其所得之率。實如此也。中國卽以男子而論。分利之人。將及生利之半。

余近著說萃中詳言其故

自公理家視之。已不可爲國矣。況女子二萬萬。全屬分利。而無一生利者。惟其不能自養。而待養於他人也。故男子以大馬奴隸畜之。於是婦人極苦。惟婦人待養。而男子不能不養之也。故終歲勤動之所入。不足以贍其妻孥。於是男子亦極苦。以予所見。上而官。中而士。下而農工商兵。無論爲何等人。則無時不皇。

余近著說華
中詳言其故

口口口口曰食
訓蝕謂耗蝕也

然愀然。若重憂貧者。其受凍餓。轉死溝壑者。更不知凡幾也。其實以比例淺理論之。苟人人以一身所作之業。爲一身衣食計。必無可以貧之理。今中國之無人不憂貧也。則以一人須養數人也。所以釀成此一人養數人之世界者。其根原非一端。而婦人無業。實爲最初之起點。雖然。等是人也。何以或有業或無業。蓋凡天下任取一業。則必有此業中所以然之理。及其所當行之事。非經學問不能達也。故卽以男子而論。大率明達事理之人。謀業甚易。反是者謀業較難。然則學也者。業之母也。婦人之無業也。非天理宜然也。其始據亂之世。專尙力爭。彼男子之所欲有事者。固非婦人之所能也。於是以婦人爲不足輕重。而不復教之。既不教矣。其無從執業。有固然也。積之旣久。漸忘其本來。則以爲是固當生而不事事。而嗷然待哺於人者也。是以男子貴。而婦人賤。婦人逸。而男子勞。逸而賤。非人情所樂也。貴而勞。亦非人情所樂也。則何如均其貴賤。亦均其勞逸之爲得也。論公理則如此。考事勢則如彼。故曰國何以強。民富斯國強矣。民何以富。使人人足以自養。而

不必以一人養數人。斯民富矣。夫使一國之內。而執業之人。驟增一倍。則其國所出土產作物。亦必驟增一倍。凡所增之數。皆昔日棄地之貨也。取棄地之貨。而藏之民間。其事甚順。而其益甚宏。若此者。舍學末由也。

二義曰。人有恆言曰。婦人無才卽是德。此寔言也。世之瞽儒執此言也。務欲令天下女子。不識一字。不讀一書。然後爲賢淑之正宗。此實禍天下之道也。古之號稱才女者。則批風抹月。拈花弄草。能爲傷春惜別之語。成詩詞集數卷。斯爲至矣。若此等事。本不能目之爲學。其爲男子。苟無他所學。而專欲以此鳴者。則亦可指爲浮浪之子。靡論婦人也。吾之所謂學者。內之以拓其心胸。外之以助其生計。一舉而獲數善。未見其於婦德之能爲害也。如曰無才卽是德云爾。則夫鄉僻婦嫗。不識一字者。不啻千百億萬。未嘗聞坐此之故。而賢淑有加。而惟聞取帚之諍。反唇之稽。視官學家之婦人。殆益甚焉。則又何也。凡人之鄙吝也。忿爭也。必其所見極小。目光心力。盡日營營於此極小之圈限中。以生此蔽也。使其人而知有萬古。有

五洲。與夫生人所以相處之道。萬國所以弱強之理。則其心也。方憂天下憫衆生之不暇。而必無餘力以計較於家人婦子之事也。今夫婦人之所以多蔽於彼者。則以其於天地間之事物。一無所聞。而竭其終身之精神。以爭強弱。講交涉於筐篋之間。故其醜習。不學而皆能。不約而盡同也。是以海內之大。爲人數萬萬。爲戶數千萬。求其家庭內外。相處和睦。形迹言語。終身無間然者。萬不得一焉。而其發端。罔不起於姑嫜姁娣之間。憤時者至謂婦人爲盡可殺。夫婦人豈性惡耶。羣塊然未經教化之軀殼若干具。而鍵之於一室。欲其能相處焉。不可得也。彼婦人之累男子也。其不能自養。而仰人之給其求也。是猶累其形骸也。若夫家庭之間。終日不安。入室則愀。靜居斯歎。此其損人靈魂。短人志氣。有非可以常率推者。故雖有豪傑倜儻之士。苟終日引而置之牀第筐篋之側。更歷數歲。則必志量局瑣。才氣消磨。若是乎婦人之果爲鳩而不可近也。夫與其飲鳩而甘之。則盍於療鳩之術。少留意矣。

三義曰。西人分教學童之事爲百課。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。孩提之童。母親於父。其性情嗜好。惟婦人能因勢而利導之。以故母教善者。其子之成立也易。不善者。其子之成立也難。顏氏家訓曰。教兒嬰孩。就傳以前。性質志量。皆已畧定。少成若性。長則因之。此實言教言學一切之始基也。苟爲人母者。通於學本。達於教法。則孩童十歲以前。於一切學問之淺理。與夫立志立身之道。皆可以粗有所知矣。今中國小學未興。出就外傳以後。其所以爲教者。亦旣猥陋滅裂。無所取材。若其髫髻嬉戲之時。習安房闥之中。不離阿保之手。耳目之間。所日與爲緣者。舍牀第筐篋至猥極瑣之事。概乎無所聞見。其上焉者。歆之以得科第。保祿利。誨之以嗣產業。長子孫。斯爲至矣。故其長也。心中目中。以爲天下之事。更無有大於此者。萬方億室。同病相憐。冥冥之中。遂以釀成今日營私趨利。苟且無恥。固陋蠻野之天下。而莫知所自始。豈惟莫知所自始而已。且恬然不以爲怪。故試取西人幼塾乳臭之子。與吾此間龐壯碩老之士大夫相挈。其志趣學識。必有非吾此間此輩之所

能望者。豈其種之特異哉。無亦少而習焉者之不得其道也。故治天下之大本二。曰正人心。廣人才。而二者之本。必自蒙養始。蒙養之本。必自母教始。母教之本。必自婦學始。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。

四義曰胎教之道。大戴禮論衡詳哉言之。後世此義不講蓋久。今之西人。則斷斷留意焉。西國公理家。考物種人種遞嬗遞進之理。以爲凡有官之物。

人禽蟲介草木爲有官之物金

石水土爲無官之物

一體之中。有其死者焉。有其不死者焉。如一草木根莖支幹果實花葉。其

死者也。而常有不死者。離母而附於其子。縣縣延延。相續不斷。是曰傳種。惟人亦然。雖然。兩種化合之間。有浸淫而變者。可以使其種日進於善。由猩猩而進爲人也。由野番賤族而進爲文明貴種也。其作始甚微。而將畢至鉅也。故西人言種族之學者。以胎教爲第一義。其思所以自進其種者。不一而足。而各國之以強兵爲意者。亦令國中婦人。一律習體操。以爲必如是。然後所生之子。膚革充盈。筋力強壯也。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。今之前識之士。憂天下者。則有三大事。曰保國。曰

保種。曰保教。國烏乎保。必使其國強。而後能保也。種烏乎保。必使其種進。而後能保也。進詐而爲忠。進私而爲公。進渙而爲羣。進愚而爲智。進野而爲文。此其道也。教男子居其半。教婦人居其半。而男子之半。其導原亦出於婦人。故婦學爲保種之權輿也。今與人言此義。鮮不謂以耕稼饑。掘井消渴。迂遠而無當也。而不知此蓋古先哲王與泰西通儒。所講之極熟。推之至盡。而汲汲焉以爲要圖者也。胎教篇曰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。故君子慎始。謹爲子孫昏妻嫁女。必擇世世有行義者。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。黨無不善。三族輔之。故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。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。兩者不等。各以其母其言極深切著明。又曰胎教之道。書之玉版。藏之金匱。置之宗廟。以爲後世戒。蓋古人之重之如此。必非無故也。侯官嚴君又陵譯天演論云。無官者不死。以其未嘗有生也。而有官者一體之中。有其死者焉。有其不死者焉。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。可死者甲。不死者乙。判然兩物。如草木之根莖支幹等甲之事也。而乙則離母附子。代可微變。而不可以死。或可分其少分以死。而不可以盡死。此動植所莫不然者。也是故一人之身。常有物焉。乃祖父之所有。而託生於其身。蓋自得生受形以來。遞嬗遞降。以至於今。此胎教所以然之公理。嚴君與余書又云。生學公例言。一人之生。其心思材力。形體氣習。前則本數十百代祖父母之形神。閱歷積委而成。後則依乎見聞師友與所遭之時與地。而化其論極精。欲言保種者。非措意於此二義。不可欲措意於前一義。則胎教爲之根原。欲措意於後一義。則胎教尤爲根原之根原。此學數十年後。必大明於天下。今日則鮮不以爲迂遠無用矣。

西人格致家之言曰。言算學格致等虛理。婦人恆不如男子。由此等虛理而施諸

實事。以成爲醫學製造等專門之業。則男子恆不如婦人。然則男女之於學。各有所長。非有軒輊。論者或疑數千年來。男子之成絕學。立大功者。方策不絕。而婦人無聞焉。若是乎。雖興婦學。其所成亦僅矣。抑吾又聞生學家之言公理矣。凡含生負氣之物。倒生者最愚。橫生者次愚。若夫軀體峙立。首函清陽者。其聰明必不甚相遠。所以生差別者。在智慧之開與不開耳。昔乾嘉間。漢學彬彬於江浙。而吾粵靡一人焉。咸同以後。口馬鄭手說文者如鯽矣。非粵民愚於乾嘉。而智於咸同也。日本明治以前。民智優塞。工藝窳劣。翻然維新。遂有今日。非日人拙於曩而巧於今也。其腦筋伏而未動。其靈髓塞而未通。從而導之。機振一撥。萬線俱動矣。彼婦人之數千年。莫或以學名也。未有以導之也。婦人苟從事於學。有過於男子者二事。一曰少酬應之繁。二曰免考試之難。其居靜。其心細。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窮之理。而婦人窮之。男子所不能創之法。而婦人創之。西史所載若摩哈默德之母。以伯南之女。侯失勒約翰之姑。其學業成就。視男子未或讓。而吾中國之女子。游

學異國。成學而歸者。若吾向者所聞康愛德氏。石美玉氏。雖西域耆宿。猶歆譽之。然則婦人豈生而不能學耶。夫以二萬萬戴天履地。首函清陽之人類。而必夷而棄之。謂與倒生橫生之物相等。欲不謂爲不仁。不可得也。

善夫諸教之言平等也。

南海先生有孔教平等義

不平等惡乎起。起於尙力。平等惡乎起。起於尙

仁。等是人也。命之曰民。則爲君者從而臣妾之。命之曰女。則爲男者從而奴隸之。臣妾奴隸之不已。而又必封其耳目。縛其手足。凍其腦筋。塞其學問之塗。絕其治生之路。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於此强有力者之手。久而久之。安於臣妾。安於奴隸。習爲固然。而不自知。於其中有人焉。稍稍自疑於爲臣妾爲奴隸之不當者。反羣起而譁之。以故數千年來之男子。無或以婦學爲治天下所當有事。而數千年之婦人。益無有奮然自張其軍。以提倡其同類者也。非不才也。壓力使然也。今語人曰。欲强國必由學校。人多信之。語人曰。欲强國必由女學。人多疑之。其受蔽之原。尙有在焉。今日之攘臂奮舌。以譚强國。震驚於西人。而思效其長者。則惟

是船艦之雄也。槍礮之利也。鐵路之速也。礦務之盛也。若此者皆非婦人所能有事也。故謀國者曰。教婦人非所急也。而不知西人之強在此。其所以強者不在此。農業也。工作也。醫學也。商理也。格致也。律例也。教授也。謂教授之法男子所共能。抑婦人所共能也。其學焉而可以成爲有用之材。一也。今夫言治國而必推本於學校。豈不以人才者國之所興立哉。豈不以中國自有之才。必待教而始成哉。夫必謂彼二萬萬爲人才。而謂此二萬萬爲非人才。此何說也。

西方全盛之國。莫美若。東方新興之國。莫日本若。男女平權之論。大倡於美。而漸行於日本。日本之女學。約分十三科。一修身。二教育。言教授及蒙養之法三國語。謂日本文四漢文。五歷史。兼外國史六地理。七數學。八理科。謂格致九家事。十習字。十一圖畫。十二音樂。十三體操。其與男學相出入者。不過數事而已。此數事者。大率與兵政相關。亦尙力之世所當有事者也。彼西人之立國。猶未能至太平世也。太平之世。天下遠近大小若一。無國界。無種界。故無兵事。無兵器。無兵制。國中所宜講者。惟農商醫律

格致製造等事。國人無男無女。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。而無或能或不能之別。故女學與男學必相合。今之美國。殆將近之矣。是故女學最盛者。其國最強。不戰而屈人之兵。美是也。女學次盛者。其國次強。英法德日本是也。女學衰。母教失。無業衆。智民少。國之所存者幸矣。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。

若是夫中國之宜興婦學。如此其急也。雖然。今日之中國。烏足以言婦學。學也者。匪直晨夕伏案。對卷伊吾而已。師友講習以開其智。中外游歷以增其才。數者相輔。然後學乃成。今中國之婦女。深居閨閣。足不出戶。終身未嘗見一通人。履一都會。獨學無友。孤陋寡聞。以此從事於批風抹月。拈花弄草之學。猶未見其可。況於講求實學以期致用。雖有異質。吾猶知其難矣。不甯惟是。彼方毀人肢體。潰人血肉。一以人爲廢疾。一以人爲刑僇。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。而安知有學。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。是故纏足一日不變。則女學一日不立。嗟夫。國家定鼎之始。下令薙髮。率土底定。順治末葉。懸禁纏足。而奉行未久。積習依然。一王之力。不

改羣盲之心。強男之頭。不如弱女之足。遂留此謬種。孽乳流衍。歷數百年。日盛一日。內違聖明之制。外遺異族之笑。顯罹楚毒之苦。陰貽種族之傷。嗚呼。豈蒼蒼者天。故厄我四萬萬生靈。而留此孽業以爲之室歟。抑亦治天下者。未或厝意於是也。

